

烟色长夏

CIGARETTE

编剧：黄诗丹

青春 / 欲望 / 身份 / 南方小城

1. 外景·旧厂房天台·梅雨季傍晚（记忆层）

南方小城被一场迟迟不落的雨闷住。成排灰白民房贴在低空下，小工厂的烟囱偶尔吐出一口青烟，像一个说话说到一半的老人。

天台荒草被湿气压得油亮。右侧枯树上吊着竹编灯笼，橙光在风里缓慢旋转。破沙发陷在草丛中，弹簧从裂口露出来。

成年 Z，二十八岁，仍穿十七岁时的白色练功衬衫和红裤。衣料被汗浸透，侧麻花辫松散地贴在耳后。她嘴角那颗不显眼的痣，随着呼吸轻轻动。

她站在灯笼下读一本被雨泡软的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。每翻一页，纸边都掉下一点碎屑。

沙发对面坐着一个人。青烟遮住那人的脸，只能看见一双十几岁女孩的膝盖。

Z

看你的年纪，才十几岁。

对面的人没有回答。Z 用指甲抠开书页上黏住的角，像在剥一块旧伤的痂。

Z

被父母压了十几年，刚好到了相信“叛逆就是勇敢”的年纪。

你会想游行，想离家，想跟一个不该爱的人在野地里接吻。

（笑了一下）

不是因为那些事本身多重要。是因为你需要一件事，证明你的
人生终于由你决定。

青烟绕过灯笼，颜色一点点染成橙色。

Z

你现在很孤独。你不是在找一个人，你是在找一扇门。

对面女孩的手指轻轻蜷了一下。Z 看见了，却没有拆穿。

Z

那时候你会以为，只要爱得足够热烈，门就一定会开。

切入记忆。

2. 外景·旧厂房天台·夏日傍晚（十七岁的Z）

十七岁的Z趴在破沙发上。她刚结束舞蹈训练，肩胛骨随着喘息起伏，细密汗毛被风吹得摇晃。

书旁压着几朵当季橙花。风忽然加大，花瓣被卷起，擦过她湿漉漉的脸。她用手掌按住书，仍坚持把诗读完。

少年Z（旁白）

“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？你比它可爱，也比它温婉。”

她念到“芳艳终将凋残”时停住。远处烟囱喷出一股浓烟，把夕阳切成一圈模糊的金边。

Z从口袋摸出圆珠笔，在扉页上用力写，笔尖几次划破潮湿纸面。

少年Z

热烈的青春，激烈的荷尔蒙。我的长夏永不凋落，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。

写完，她自己先相信了。

3. 内景·旧舞厅·同日傍晚

一座由轮滑场改成的没落舞厅。霓虹灯球缓慢转动，青烟贴着天花板流动，香港旧歌从两根长短不一的收音机天线里传出。

三名中年人伴着《千千阙歌》扭动身体。他们互相调情，却都在镜子里观察自己。

入口旁的小卖部兼租鞋柜台里，阿雾，二十三岁，穿短裤背心，丸子头松得快散。她一边抽烟，一边用指甲挠账本封皮上的胶痕。

少年Z穿校服推门进来。她熟门熟路地坐上高脚椅，脚勾住椅腿，让整个身子晃着转了一圈。

少年Z

一包红塔山，记我爸账上。

她拆开口香糖，嚼得很响，故意把自己装得像一个已经来过许多夜晚的大人。

阿雾

签字。

Z把压向自己的那根天线按向阿雾。两根天线短暂重合，电流声刺啦一响。

阿雾把天线拨回原位。音乐突然切成《Love My Way》。

她抬头。Z也顺着她的目光回头。

舞池中央，K，十九岁，短发，白色旧T恤。他闭着眼跳舞，动作不是训练出来的整齐，而像身体终于找到一块不用解释的地方。

他边跳边低声跟唱，鞋底在木地板上摩擦出沙沙声。汗从鼻尖落下，他没有擦。

阿雾夹烟的手停在半空。Z嘴里的口香糖也慢下来。

K睁眼，隔着旋转色灯与她们对视。Z没有来得及收回笑。K看了她一秒，又闭上眼，继续跳。

阿雾

他每天五点来。

Z往右挪半个身位，正好挡住阿雾的视线。

少年Z

那我再买一包。爆珠的。

阿雾看她一眼，取出烟。Z从书包撕下一张便签，写电话号码。写到最后一位时，她手心的汗把墨迹洇开。

少年Z

把这个一起给他。

她把纸条压在烟盒下面，语气像命令，眼睛却不敢再看舞池。

阿雾没有马上拿。她先看K，又看Z。

阿雾

你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。

少年Z

知道名字才可以喜欢吗？

阿雾

不知道名字，最方便。你爱错了，也不用怪谁。

Z皱眉，把烟盒又往前推了一寸。

少年Z

你只要转交。

她起身离开。门弹回时，发出一声很长的吱呀。

阿雾掀起烟盒。她拿起纸条，指腹在那串号码上摩挲。

K仍在跳。

阿雾把烟递给舞池边的人，却将纸条压到收音机下面。纸角露在两根天线之间，像一只没有飞出去的白鸟。

4. 外景·旧厂房天台·当晚

天黑得很慢。Z从黄昏坐到路灯亮起。竹灯笼在她脸上投下不断移动的橙色斑块。

她每隔几十秒看一次手机。为了让自己显得不在等，她先读诗，后做压腿，再把一支舞从头跳到尾。每个动作都比平时用力。

手机没有亮。

她把书扔到沙发另一头。书落地，扉页正好朝上，那句“长夏永不凋落”被雨水洇成模糊的蓝。

少年Z（旁白）

他也许喝醉了。也许手机没电。也许阿雾没把纸给他。

她说到最后一个“也许”，自己听见了真正相信的答案。

Z捡回书，拍掉泥。她戴上耳机，播放《Love My Way》。

她在灯笼下模仿K的扭扭舞。起初僵硬，随后逐渐忘记自己在模仿。风卷起青烟，在她周围形成另一个看不见的舞伴。

5. 内景·舞厅入口走廊·次日下午五点

狭长过道像一条黑色喉咙。尽头是舞厅推拉门，门旁嵌着巨大的凸面镜。

Z停在镜前。她今天放下海藻般的长发，穿白色露肩上衣和短裤。她给嘴唇涂上过分鲜红的口红，再用指腹把边缘抹得柔和。

凸面镜把她的身体拉长，舞厅门却缩成她背后一个很小的出口。

少年Z

（对镜中的自己）

你只是进去问一句。

她把口红拧回去，拧得太用力，膏体被盖子削掉一角。

6. 内景·旧舞厅·连续

舞池空着。《晚风心里吹》在无人处高歌。

Z径直撑在柜台上。阿雾正在剪一根烧焦的收音机电线。

少年Z

你没给。

阿雾

给了。

她说得太快。左手下意识按住收音机。白色纸角被她掌根遮住。

Z 看见纸角，没有揭穿。她慢慢坐下，掏出零钱，一枚一枚排在柜台上。

少年 Z

再拿一包烟。

她转头寻找昨天的位置。

阴影里，K 和另一个男孩共用一只打火机。对方用手拢住火，K 弯腰凑近。两个人说话时身体靠得很近，K 笑着把额头短暂抵在对方肩上。

Z 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下去。

K 吐出烟，发现她在看。隔着青烟，他们第二次对视。

Z 先转开。

少年 Z（旁白）

我们一句话都没说过。可我竟然觉得被背叛。

这念头令她羞耻。她抓起烟，冲出舞厅。

K 迟半拍站起来，走到柜台前。门已经弹回。

K

她是谁？

阿雾继续剪电线。

阿雾

你每天被人看，还记得住谁？

K 看向收音机下面露出的纸角。阿雾抬眼，和他对视。两个人都没有去拿。

7. 外景·旧厂房天台·夜

Z 坐在灯笼下，用父亲的烟点了三次。第一根火柴被风吹灭，第二根折断，第三根终于点着。

她学 K 吸烟，立刻呛得弯腰咳嗽。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。

少年 Z

如果他喜欢男孩，我就变成男孩。

说完，她自己愣住。

她看见沙发裂口里夹着一把旧剪刀。

Z 拿起剪刀，对着灯笼下的影子比了比。最终没有剪头发。

她打开手机，下一顶短发套。

成年 Z（画外音）

人最先学会的不是爱，是猜。猜久了，就会把自己的愿望当成对方的答案。

8. 内景·舞厅入口走廊·第三日下午五点

马丁靴踏进狭长过道。

Z 戴短发套，穿黑背心和热裤。她刻意把肩膀打开，步子踩得比平时更重。

经过凸面镜时，她没有停。镜子里的“男孩”却因为弧面变形，仍保留她长发时柔软的轮廓。

9. 内景·旧舞厅·连续

舞厅难得没有放歌。色球无声旋转，人们的说笑像隔着一层玻璃。

阿雾看见 Z，先是一怔，随后看懂了她的装扮。

阿雾

你以为换个头发，他就会换个喜欢法？

少年 Z

你管得太多。

阿雾

你让我替你送纸条的时候，可没嫌我多。

Z 看向收音机。纸条仍压在那里，边角被烟烫出一个褐色小洞。

少年 Z

为什么？

阿雾把纸条抽出来。她没有立刻交。

阿雾

一半因为我不想给。一半因为他不收这种东西。你挑一半相信。

少年 Z

你没资格替他拒绝。

阿雾

对。你也没资格替他答应。

两个人隔着柜台对峙。阿雾最终把纸条放到 Z 掌心。

阿雾

这次自己去。

Z 攥住纸条。汗很快把它重新浸软。

橙烟从小卖部飘过她的眼睛。烟散开时，她看见 K 独自坐在阴影沙发上，耳机挂在颈间。

Z 挺直腰，穿过舞池。她走得很稳，直到最后一步，鞋跟轻轻打滑。K 看见了，没有笑。

Z 坐到 K 旁边，中间隔着一只人的距离。

K 摘下一边耳机。Z 扔出一包烟。烟盒在桌上滑行，停在他手边。

少年 Z

教我抽烟。

K 看她的短发套，再看她因为紧张而不断嚼动的口香糖。

K

你不是来学烟的。

少年 Z

那你教不教？

K 抽出一支，放在她指间，替她调整手势。没有碰到她的皮肤。

K

别用嘴吸。先含住，再放它自己进来。

Z 照做。烟刚入口，她便剧烈咳嗽。K 把自己的水推过去。

少年 Z

你每天都来？

K

这里五点以后，没人问我以后要做什么。

Z 看着他。她第一次听见他完整说话，声音比想象中轻。

少年 Z

昨天那个男的，是你喜欢的人？

K 没有立即回答。他把她烧得过长的烟灰敲进烟缸。

K

你今天是来问我，还是来替我回答？

Z 的脸僵住。远处阿雾打开音箱，《Polonaise》的前奏升起。

少年 Z

如果我变成男孩呢？

K

你换了头发、鞋子、走路的样子。

（看着她的眼睛）

可你看人的时候，还是先把答案写在别人脸上。

Z 捏扁烟盒一角。

少年 Z

那你为什么看我？

K

因为你站在门口的时候，像一个已经决定要逃走的人，却一直等谁来拦。

音乐变大。Z 的眼神颤了一下。

少年 Z

你拦吗？

K

我不拦。

（停顿）

但你走的时候，我可以看着。

Z 忽然靠近，吻住 K。

K 身体先僵硬后仰，手紧紧攥住烟盒。他没有立刻回应。两秒后，Z 停下，强迫自己保持平静。她想退回原位。K 却先扔掉烟头，伸手托住她的脸，再次吻她。

这次不是证明，也不是追赶。两个人都留有随时停下的余地。

K 的手碰到她的短发套边缘。发套被带落，Z 的长发散下来，贴在汗湿的肩颈。

K 没有惊讶。他只把发套从地上捡起，放到她膝上。

K

热不热？

Z 看着他，眼眶突然红了。她准备了所有关于身份、勇敢和拒绝的话，却没准备好回答这句。

少年 Z

很热。

K 替她把缠在口红上的一缕头发拨开。动作很轻，像修正一个不必被解释的细节。

音乐进入最响的段落。他们再开口，彼此已经听不见。

Z 拿过烟盒，用圆珠笔写：

“你喜欢男孩吗？”

K 读完，把烟盒翻到背面。

他写：

“我喜欢跳舞的时候，没有人替我命名。”

Z 继续写：

“那你喜欢我吗？”

K 没有马上落笔。他看向她的长发、短发套、红嘴唇和被烟呛红的眼睛。

他写：

“你第一天看见的不是我。是一个敢喜欢我的你自己。”

Z 盯着那句话。色球绕过她脸上，青烟与橙烟第一次彻底混在一起。

成年 Z（画外音）

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喜欢不是通行证。它不能替你进入另一个人的人生。

Z 把那张被烧穿的电话号码纸条放到 K 掌心。

K 看了看纸条，又看远处的阿雾。阿雾低头给收音机调频，像什么都没看见。

K

我没收到。

少年 Z

现在收到了。

K

还算数吗？

Z 看着自己写下的号码。墨迹已经洇开，最后两位几乎无法辨认。

少年 Z

不知道。

（第一次诚实）

我连我喜欢的是你，还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，都还没分清。

K 把纸条沿着烧洞折起，收进衬衫口袋。

K

那就别急着分。

他站起来，走进舞池，向 Z 伸手。

Z 没有立刻接受。她回头看阿雾。

阿雾隔着烟，朝她抬了抬下巴。不是祝福，也不是原谅，只是把选择还给她。

Z 握住 K 的手。

两个人开始跳《Love My Way》最简单的扭步。Z 总踩错拍，K 也不纠正。跳到一半，K 故意错一拍，和她撞在一起。

Z 笑出声。那笑声被音乐淹没，却真实地改变了她的脸。

10. 内景·旧舞厅·记忆与现在交叠

舞池一侧的整面镜子亮起来。镜中不是少年 Z 和 K，而是天台上的成年 Z。

成年 Z 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镜外的两个人跳舞。她手中仍是那本潮湿的十四行诗。

成年 Z

青春不是永不凋落。

少年 Z 似乎听见了，隔着舞池回头。

成年 Z

青春是凋落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那就是凋落。

镜面泛起青橙两色的涟漪。K 松开手，少年 Z 独自在舞池中央继续跳。

11. 外景·旧厂房天台·梅雨季傍晚（回到记忆层）

成年 Z 与十七岁的自己面对面坐在破沙发两端。青烟已经散去，那个一直被遮住的人终于露出脸。

少女 Z 仍戴着不合适的短发套，嘴唇鲜红，手里攥着被烧穿的电话号码。

少女 Z

后来呢？

成年 Z

后来我们没有死去活来。

少女 Z 显然失望。

成年 Z

你会见他几次，会争吵，会把一段感情写得比它真实发生的更长。再后来，你甚至记不清他抽烟时用哪只手。

少女 Z

那我为什么还要进去？

成年 Z 把书递给她。扉页上，“我的长夏永不凋落”已经被岁月黯淡。

成年 Z

因为没有结果的热烈，也是真实活过的一部分。

（停顿）

只是别再把别人当成证明你勇敢的题目。

少女 Z 低头，在“永不”下面划了一条细线。她想改字，又没有改。

少女 Z

你后悔吗？

成年 Z

我后悔过自己太急，太自恋，太容易把目光当成承诺。

她看向远处旧舞厅的方向。

成年 Z

但我不后悔那天走进。人不可能永远正确地爱。能做的，只是在爱错的时候，别把错全推给爱。

雨终于落下。灯笼橙光被雨丝切碎，烟囱的青烟也迅速变淡。

少女 Z 起身，把短发套摘下。长发被风吹散。

少女 Z

那我的长夏呢？

成年 Z

没有永不凋落。

她用手指替少女 Z 擦掉嘴角被雨晕开的口红。

成年 Z

它只是凋落以后，仍在你身上留着香气。

少女 Z 笑了，转身走向天台门。经过灯笼时，她回头看一眼成年 Z。

成年 Z 低头，在扉页原句下面补写：

“我的长夏曾经盛开，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。”

舞厅里遥远的《Love My Way》再次响起。

成年 Z 从书页间取出一张褪色便签。号码已经完全看不清，只剩一个被烟烫穿的小洞。

她没有点烟。她把便签放进灯笼，橙光从洞里穿过，落在她掌心。